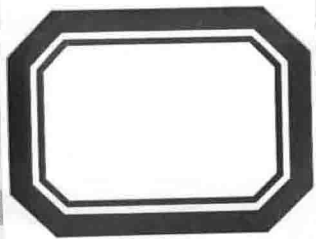


一个城市的
Yige Chengshi de Jiyi yu Mengxiang
记忆与梦想

哈尔滨百年过影

范震威 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一个城市的 *Yige Chengshi de Jiyi yu Mengxiang* 记忆与梦想

哈尔滨百年过影

范震威 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城市的记忆与梦想: 哈尔滨百年过影 / 范震威
著; 王冰等摄.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18-3316-1

I. ①一… II. ①范… ②王… III. ①哈尔滨市 - 地
方史 IV. ①K2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0080 号

一个城市的记忆与梦想：哈尔滨百年过影

YIGE CHENGSHI DE JIYI YU MENGXIANG: HAERBIN BAINIAN GUOYING

著 范震威
出品人 金海滨
责任编辑 步庆权 林洪海
装帧设计 滕文静
审校 曲莹
出版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编 15001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电话 0451-84270529
网址 www.hljmscbs.com
印刷 哈尔滨经典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370 千字
印张 22.25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8-3316-1
定价 68.00 元

哈尔滨百年过影：忆想与镜像

——代自序

历史是一条无头无尾的河，你不知道它的源头在何处；你也不知道它越过今天之后，通向何方。要追溯一条江，或一个在江之畔耸起的城市的起点，也同样要陷在历史的迷茫之中，你不知道它或它们的原点在哪里，或者它们根本就没有原点，也未可知。

但在一条长河中，特别在历史的长河中截取一段河道来蹚蹚水，寻找一些可以触及历史脉搏的若干个点，通过这些若干个点，借用地图学上的所谓散点透视法，那么人们或许可以进入、观察和解译这段历史——于是，便有了这本书《哈尔滨百年过影》。

然而，哈尔滨百年实在是一个很博大的题目。你从哪里开始呢？地方史家们早已争论多年而未能得出结论，我又何必介入呢？于是，我把关注点向时间之河的上游挪去，在距今 17.5 万年前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交界镇的一个古人类生活过的地洞里，找到了我这本书的出发点——迄今为止，哈尔滨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阿什河右岸的这个考古发现地。

17.5 万年前，是哈尔滨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时间坐标。

交界镇的这个古洞，可以认定为哈尔滨历史的原点。之后，我们便有了更多的坐标点：五常拉林河的学田村；阎家岗的哈尔滨人头盖骨化石，荒山嘴子的新石器时代器物的发现。历史几乎没有缺环，剩下的几乎顺理成章。

华夏大地的文明曙色，源起于距今四五千年的三皇五帝。而在舜帝二十五年，一个叫息慎（或肃慎）的民族来中原朝贡。这个来中原朝贡的息慎人，他们当时生活在松花江流域，至少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已涵盖哈尔滨地区，且逐水草牧猎、行踪不定的

息慎人，应该是这一段历史的代表。舜帝二十五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芳芝先生给出的年代为公元前 2231 年——这一年可以确立为哈尔滨地区文明曙色的一个文化原点。

以下的情况是，肃慎（或又写作稷慎）人应邀，参加过周初的成周大会（周武王二十五年，一种说法是公元前 1093 年），进贡过大麋，一种四不像。然后是孔子，孔老先生周游列国路过陈国时，陈王的王庭里从天上掉下一只隼——猎鹰（或海东青？），隼中箭而亡。经过孔子的辨认，指出这是肃慎人用楛矢石弩射中的。在孔子的指点下，陈王在自己的国库里，找到了当年武王克商时，肃慎人进贡的同样的弓矢。孔子的博学，使他成为黑龙江人——肃慎是满族人的先祖——历史的知音。

肃慎人后来有一部分改叫挹娄，两名共存了一段时间后，肃慎的名字消失。挹娄时代的某一个王城在友谊县七星河发现，据考为东汉年代。挹娄后称勿吉。勿吉分为七部，其中一部叫安车骨部，安车骨的部落之名源于安车骨水（今阿什河），是哈尔滨地区有人居住的又一个记录。勿吉的后人称靺鞨。靺鞨人建立了渤海国，其核心地区在牡丹江流域，其鄆州之都鄆颌府在哈尔滨，它的府治曾叫鄆州，也叫奥喜，即今天的哈尔滨阿城区治所一代。当时，渤海国及其另一个建于今天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的黑水靺鞨部同时受到大唐帝国的朝封，因此都成为唐帝国的属国，为地方政权。

渤海国于公元 926 年被辽国耶律阿保机灭掉，并留下长子耶律倍治其地，改名曰东丹国。东丹国历 57 年因南迁而亡。如是哈尔滨地区为辽国之属，每年要向辽国进贡品及猎隼海东青。

东丹国南迁后，生活在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左岸蜿蜒河的女真部落南迁，经牡丹江地区，又向西南，穿越松花江大平原和大青山，来到一个平坦宽敞的地界。在这里，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取水，看到小河中有许多小白鱼。他们喊了几声“海古”，便决定不走了。“海古”是女真语小鱼的意思。从此，这条小河走进了历史，名叫海古水（今称海沟河），是源于大青山的阿什河右岸的支流。这支女真人因源起于蜿蜒河便称完颜部。

完颜部女真人在同相邻部落的贸易交往中很快强大起来，也学会了用铁来造武器。但不管是完颜氏女真人，抑或是开化缓慢的野人女真，都对辽国的统治无法忍受。于是，便有了反抗，有了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的起兵。公元 1115 年，在一场完颜氏女真兵对辽兵的以少胜多的出河店之战胜利后，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帝国（也

称金源帝国)，改元为收国元年。完颜阿骨打及其亲族们，用 10 年的时间灭掉了辽国，再用两年的时间，于公元 1127 年灭掉了北宋，从而以淮河为界成为与南宋南北对峙的王朝。金的都城——上京会宁府自公元 1115 年建都后，至公元 1153 年三月乙卯由海陵王迁都燕京（北京）止，曾为金国首都 38 年，换言之，哈尔滨阿城区一度成为金源帝国北中国统治核心 38 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哈尔滨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或许应该从公元 1115 年设都城时算起。

往事越千年，立说与争议浮想联翩。本书作者不介入学术之争。本书所述及的是哈尔滨这座依松花江岸而立的都市，既古老，又年轻的一段经历。她作为松花江母亲河的骄子，其现代化的历史，则从清廷在这里设关卡收费及其后东清铁路（书中为叙述方便，除特殊情况外，一律称中东铁路）破土为起始时间。这样，本书囊括的时间，也就 110 多年，中间则略去“文革”十年浩劫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笔带过外，基本上就是哈尔滨这座城市大约 100 年的历史了。

在过去的 100 多年中，哈尔滨、黑龙江、松花江、松辽大地，或者说整个东北以及全国，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啊！经历了几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啊！

这 100 多年中，哈尔滨从若干渔村、过江渡口而发展成一个拥有 500 万人口的大都市，在栉风沐雨中艰难跋涉，度过无数苦难的岁月——从危难与羸弱中，经历了大清帝制的崩坍与终结；后门闹熊，已使国人疲于奔命；前门进狼，又让国人与国土血迹斑斑，熬过了 14 年亡国奴的奇耻大辱。然后是国共和谈、争夺与内战。同室操戈未尽，又为邻居之危而派兵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如此这般，走过了半个世纪。然而，后半个世纪也未消停，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折腾与苦泪齐飞，欢歌与激励同在，一波波的运动，一回回的折腾，狂呼呐喊中有寂寞，也有反思。直到十年浩劫结束了一个时代，到 1980 年初，经过伟大的设计师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在南海画了一个圈儿，演绎出春天的故事，中国这条搭载了十几亿众多人口的航船才真正找到了航向，有了嘹亮的出发。

哈尔滨也由此而乘长风，破万里浪，浩浩地驶向光辉的彼岸。彼岸尚未抵达，同志们尚需努力——一个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不时地萦绕在耳畔。

在全国 31 个省会城市中，哈尔滨的近现代的历史积淀无疑是最少的，也最年轻。因此，它的包袱也轻，这样奔跑起来，也应该最快，这无疑是哈尔滨和哈尔滨人民的幸运。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条与城市情深谊厚的大江——松花江母亲河，在未来的世纪中，在哈尔滨的下一个百年中，无疑也是哈尔滨和哈尔滨人民最大的财富。松花江左岸，已为哈尔滨准备了下一个百年发展的平台，然而，科学地开发却也是不可回避的课题……这一切都祈待后人了，后人比我们这一代会更聪明，更有办法，更有远见卓识。难道不是吗？

笔者是1950年从沈阳迁到哈尔滨的，如今成为哈尔滨人，喝松花江水，也已61年了。现在，让一位已步入古稀之年的笔者来回忆往事，历数风云，憧憬未来，正可以说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或许，亦如网上流行语所言，“神马都是浮云”，可玉垒浮云变古今。尽管笔者不可能在一本小书中对哈尔滨的历史回顾面面俱到，但终究我们还有梦，有个一江携两岸的发展之梦，而有梦也就有了更大、更多的希望。

这梦就是哈尔滨的明天，哈尔滨明天的美丽。

这梦，也是一千万哈尔滨及周围10个市县人共同的梦想。于是，这本书便有了她的另一个名字《一个城市的记忆与梦想》，“哈尔滨百年过影”便成为她的副标题。

在松花江的左岸扩城，有哈尔滨天然的便利条件。笔者于2004年写的一篇非虚构类的纪实作品《热土上的伟业》，曾发表于当年的《人民文学》3月号上。写的是在江左旧糖厂窝子上一座移地办大学的科技学院的新生，足可以昭示出哈尔滨松花江左岸未来圆梦的一个亮点。用这一成功的个案作实例，足见笔者对哈尔滨的明天，甚至下一个百年，充满美丽的憧憬与梦想。

由是，这梦想变得圣洁而崇高，变得巍峨而悠远。而对圆梦，笔者充满了期待。我相信，每一个哈尔滨人，每一位读者，和笔者一样，也充满了期待。

一个城市的一百年的历史，也是一条时间之河，更是一条故事之河，河中的名流轶事多如过江之鲫……在这条河流中要撷取和阐述的实在太多，我的散点透视撷取的许多带有叙事者独特的感受和烙印，这就是散文随笔的特色了。故而，它不是一部严肃的历史书，它是一部撷取于时间之河的历史与文化经纬织就的画卷，一道斑驳绚烂的风景或镜像的长廊，如此而已。

百年之江河，时间之浪花，城市之变迁，缤纷曲折，难以尽述，笔者已作了努力，当否，敬祈读者不吝教正。

2011年2月13日晚21时

目 录

001	哈尔滨百年过影：忆想与镜像——代自序
-----	--------------------

第一章 一条江和一座城市的前忆

001	一、闻名遐迩的“哈尔滨人”
006	二、一座大城市呼之欲出

第二章 哈尔滨：一座现代城市的勃兴

015	一、卡屯：哈尔滨历史的首页
020	二、1895 年的一幅哈尔滨地图
026	三、哈尔滨释名
036	四、李鸿章与东清铁路
044	五、中东铁路：许景澄·许公碑与许公路
051	六、哈尔滨铁路大桥——历史的见证

第三章 哈尔滨：一座城市的雏形

059	一、哈尔滨：湿地或井的记忆
066	二、马夫·军需官和一个傅氏家族的命运
072	三、傅家店和傅家甸诸说与传奇
079	四、哈尔滨关道的设立

第四章 远离都市的身影

- 085 一、眺望远去的往事与背影
- 089 二、杜学瀛与滨江道台府凝眸
- 099 三、宋小濂：驰骋龙哈三十年
- 107 四、伍连德与哈尔滨鼠疫防治（上）
- 119 五、伍连德与哈尔滨鼠疫防治（下）
- 133 六、哈尔滨记忆：马忠骏·遁园与马家花园

第五章 东西方文化撞击下的城市

- 143 一、哈尔滨文庙与孔子雕像
- 153 二、道·道教与松峰山道观
- 158 三、哈尔滨极乐寺
- 166 四、教堂与钟声的记忆

第六章 散点透视下的城市亮丽

- 181 一、江畔公园
- 188 二、百年老街——步行街
- 196 三、千姿百态太阳岛
- 206 四、颐园街1号
- 213 五、哈尔滨的城市建筑

第七章 城市的灰色记忆

- 225 一、萧红与呼兰河的蒙昧岁月
- 236 二、1932：哈尔滨大洪水
- 243 三、浸透了罪恶的731细菌部队遗址
- 248 四、一个城市的灰色记忆

第八章 一个城市的快慰记忆

- 255 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 265 二、盛大年代与市民的平淡生活
- 269 三、大跃进：激情燃烧的日子
- 276 四、找铁年代：大青山遗梦
- 285 五、阿什河畔：炼焦与割稻

第九章 哈尔滨与松花江母亲河

- 293 一、母亲河：哈尔滨生命线
- 300 二、塔镇江天：1957 和 1998 大洪水
- 310 三、城市湿地与松花江母亲河

第十章 美丽是明天的风景

- 317 一、左岸崛起：哈尔滨的跨江之梦
- 324 二、一江秀水向东流
- 330 三、美丽是明天的风景

337 主要参考文献

341 后记

第一章

一条江和一座城市的前忆



一、闻名遐迩的“哈尔滨人”

长白山天池，水底有泉。泉生一池碧水，从一处叫乘槎河的小河流出，跌落到山下，形成高 80 多米的长白瀑布，隆隆的水声，氤氲的雾气，陪伴着瀑布从高空而降，山崖之下一条叫二道白河的河在喧腾中诞生。

天池、乘槎河、长白瀑布、二道白河，便是松花江主源的源头。

二道白河从长白山主峰白头山奔流而下，带着哗哗的水声，一路上汇聚了许多支流，终成大水，向西北流去。过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之后，在城之西北，和源自大兴安岭南麓河湿地的嫩江相汇，转而向东北流，这便是松花江干流。

松花江干流向东北流淌了两百余公里，越过右岸的拉林河口，并接近阿什河口的地方，近一百多年来迅速地崛起了一座雄伟而又巍峨之城。

它，就是哈尔滨。

哈尔滨的主要城区集中在松花江右岸，如今正在向左岸扩展。左岸与右岸，在哈尔滨人的习惯中将之称为江北与江南。其实，穿过哈尔滨向下游流淌的松花江，在这个地段并非自西向东，而是自西南流向东北。江北、江南一说因相沿成习，已经叫了无数年，也就无人较真，用罗盘去纠正了。

哈尔滨所处的位置，上溯一百余公里的右岸有拉林河注入。下游近在咫尺的地方，右岸有阿什河和蜚克图河先后注入。在阿什河口以下，蜚克图河口之上的对岸，松花江左岸有著名的呼兰河注入。这几条支流同松花江干流的交汇处，多是浅滩、湿地，河口尚在发育中。如果仔细辨认，可以发现，呼兰河口有二，上游的河口有



哈阿公路上的哈尔滨之门 王庆春摄

些向西南，下游的河口向东南。再仔细地端详，阿什河口、拉林河口，以及从长白山流来的松花江河口等，其矢量的方向也都向西偏……原来，这竟是松花江历史留下的踪迹。

在数百万年以前，松花江干流是由东向西流的，当然这也包括了它所携带的若干支流在内，由东北向西南流，然后它和北来的嫩江、西南来的霍林河、西辽河，东南来的东辽河一起，汇聚在今天的松嫩两江汇合处及其以南的地方，斯时那里是一个内陆大湖，名叫松嫩古大湖。以后，经过地质变迁，松嫩古大湖地壳隆起，东辽河与西辽河与松嫩古大湖分离。该二河携手南下，一路上汇聚了辽西、辽东的若干支流注入渤海，形成大辽河。

松嫩古大湖的湖底随地壳抬升而继续升高，从而在某一年代，在剧烈的地质变迁中，湖水突然外溢，却沿着松花江干流的河道，向东北方流去，越过三姓浅滩，奔向三江平原。松花江干流与乌苏里江、黑龙江纠缠了若干年之后，冲积成三江平原，并形成今天的水系格局。在三江平原上，遗留了许多废弃的河道，其中在街津山以西的莲花河及其上游的湿地湖沼，就是松花江的古河道。

在松嫩两江汇合处附近的查干湖、月亮湖，以及莫莫格湿地、大庆湿地、连环

湖等，也包括北流松花江以左的花敖泡、大布苏洼地、牛心套泡、向海湿地等，都是松嫩古大湖残留的遗迹，更重要的大庆油田、松原油田等的生成，也都与松嫩古大湖的变迁紧密相关。而这一切恰恰是后来影响哈尔滨气候的地理因素。



阿城交界镇的远古人类洞穴遗址 于汇历摄

在拉林河口与阿什河口之间的松花江南岸，有一道与松花江平行的台地，这块台地距江距湿地的某些湖沼极近，水草肥美，适合远古时代的古人类居住：渔猎、放牧以及后来的农耕。正因具备了如此优渥的自然生境条件，哈尔滨作为人口的聚集地，则是迟早的事：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迟早会在这里诞生。彼时，它好像并不着急，它在等。

松花江母亲河在等待她养育的子孙来到这片后来成为一座大都市的土地上。

根据现在掌握的考古发掘材料，人们已经知道，大约在距今 17.5 万年（ ± 2.2 万年至 1.8 万年）前，在今天哈尔滨市东南阿城区交界镇阿什河右岸，距地表约 20 米的一座石灰岩洞穴中，出土了梅氏犀、鼠、鼬、狍、兔、熊、旱獭、貂、獾等哺乳动物骨骼化石，计 12 种两千余件，以及旧石器时代石制品一百余件，如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核等，这是迄今为止，哈尔滨古人类遗址之始。但是，这遗址属于哈尔滨远郊。

在哈尔滨所辖之拉林河中游之地的五常市，其支流牯牛河上游龙凤乡学田村有一个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遗址在距学田村约半公里左右光辉排水干渠学田村闸门附近，面积约 2 万平方米，其文化层距地表 6 米至 8 米。经 1986 年，1990 年和 1996 年 3 次考古发掘，



交界镇出土的梅氏犀的白齿化石 于汇历摄



学田村发掘现场 于汇历摄



学田村发掘出土的古动物化石 于汇历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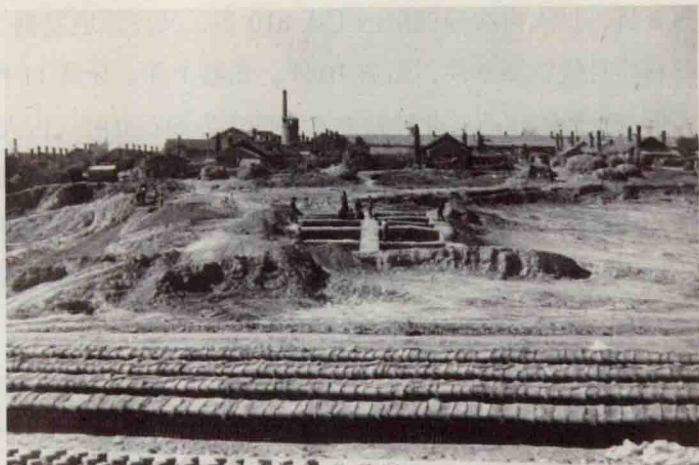
共出土包括猛犸象在内的 8 个属种的动物化石，约一千五百余件，同时还有古人类使用的石制器、骨器以及带有人工打击痕迹的兽骨化石。其中有的骨器是用野牛管状骨碎片制成，在破裂面上均有多次的打击与修整。经碳 14 测定，为距今 24500 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出土的兽骨化石，以猛犸象骨化石居多，其中也包括猛犸象牙化石，约占总兽骨化石的五分之四。从出土的象牙齿看，这些猛犸象属于 21 个个体，其个体之多，令人惊叹。这些动物化石集中在一个南北向的狭长带上，长约 10 米，宽仅 0.5

米，且每件化石均堆在黑色泥炭层面上，这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似与当时古人类的某种行为有关。但对其具体的情况，尚难以给出准确的回答。学田村遗址在哈尔滨市之东南，同哈尔滨市中心直线距离约 126 公里。

在哈尔滨西郊，也可以称之为市内地区的阎家岗一家砖厂的窑地，发现了“哈尔滨人”遗址。其遗址为 1982 年发现，后经发掘出土了一件人类头骨化石残片，为右侧顶骨后部枕角区附近，保留有人字缝锯齿的一小部分，属晚期智人，被命名为“哈尔滨人”。据测定，其年代距今至少为 22370 年 (± 300 年)。在“哈尔滨人”遗址地，发现了两个人类古营地遗迹，这是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建筑遗址之一，两营地相距约 40 米，分别由 500 多块和 300 多块兽骨垒砌而成。残存的半圆形墙

基，其开口一个朝南，一个朝东，墙高 0.5~0.8 米，墙宽 0.6~1.0 米，外径 5~7 米，可视作一个临时居地，上面盖有兽皮，显然是为遮风挡雨所用。在营地附近，曾发现一枚黑燧石刮削器，其刃部十分锋利，刃身平直如新，制作也非常精细，这一刮削器在东北地区是首次发现。



阎家岗动物骨骼圈状结构出土现场图(局部) 于汇历摄

阎家岗砖厂遗址地处拉林河口以下，金代运粮河与阿什河口之间，此间恰是哈尔滨今日的城区，城区中还有何家沟、正阳河与马家沟河等小河穿过，但因这些小河比较窄浅，不影响古人类之渔猎生活圈的扩大。彼时，松花江右岸，即今天的哈尔滨市是一片湖沼泡池星罗棋布的疏林草原，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及其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奔驰其间，草原、疏林、水塘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为了生存，“哈尔滨人”便以猎取这些动物为食物，他们则是松花江及其支流流域的广阔大地上，由松花江母亲河哺育的子民。



阎家岗遗址出土的古动物化石 于汇历摄

哈尔滨西郊——如今已成为市区的顾乡屯，其温泉河，即正阳河（此河今已消失）畔，也曾有古人类遗址发现。早在 1931 年由著名考古学者尹赞勋先生进行了首次发掘。1933 年 6 月 15 日，由日本早稻田大学考古学者德永重康、直良信夫等雇佣了在哈尔滨居住的俄国工人 250 名，在顾乡屯地亩桥温泉河上游两岸湿地一带选址发掘，一共掘发了 60 条土沟，经半个月的发掘，掘得了一些古生物骨骼化石和古人类器物，其中包括 5 件石器，50 件骨器，3 件角器。1934 年 6 月 19 日至 8

月3日，日人再次雇佣俄国工人810名，又在该地发掘了46天，掘地23处，获得旧石器时代钉器9件，石屑10件，角器1件，牙器11件。此外，还发现有木炭和大量动物骨骼化石。此地则被专家确定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

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表明，自距今17.5万年以来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哈尔滨及其周围的土地上，以松花江及其支流为依托，已经有了古人类生存。他们是这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上最早的原生民，也是松花江母亲河养育的儿女，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闻名遐迩的“哈尔滨人”。

二、一座大城市呼之欲出

由哈尔滨市中心向东行，越过哈同公路阿什河大桥，便来到一处叫荒山（也称黄山，今称皇山）的丘陵土山地区。因为这里是荒山的土山与阿什河平原相连的过渡地带，又有取土形成的挖掘口，故而称荒山嘴子。

如今荒山嘴子的取土挖掘早已停止，那里留下一个黄土山崖，一个废弃的砖窑和一片山下的空地，围成了一个公园——知青公园。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遗留的文物，砖窑已成了博物馆。为了撰写本书，笔者于2010年秋冬之交第一次涉足这片不凡的土地。在阿什河右岸的这片丘陵土地上，被当地人称之为南城子和北城子的两城子之间地带，有纵向的多条被雨水冲刷的排水沟壑。1957年春天，这里的一条冲刷沟受到考古人员的注意，由是在1957年4月至1959年5月的两年多的时间



哈尔滨东郊荒山脚下的知青公园 汪恩良摄

里，黑龙江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在由大沟切割开的两座土山对峙的地方，采集了大批新石器物件和陶片。经测定，为距今2780年（ ± 300 年），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朝代。

南北两座土城



哈尔滨东郊的荒山嘴子 汪恩良摄

废墟，距哈尔滨市中心约 15 公里，距阿什河与松花江均不很远。二城相距约 500 米，在突起的山岗上，各城的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米。在城墟中发现有石镞、石叶、石核、刮削器、小石珠等，其用石为燧石、碧玉和玛瑙，均为土山所不产，显然可以推知，彼时生活在哈尔滨东郊荒山嘴子土城中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他们的活动空间一定相当大，肯定已进入东侧的丘陵山中或循阿什河而上，进入过大青山中。

如果说哈尔滨是个依山傍水的城市，它所傍之水为松花江，所依之山为大青山。哈尔滨东郊及宾县等地的山岭均为大青山及其余脉。因此可以说哈尔滨是一个有山有水，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在考古过程中，专家们注意到荒山嘴子这两座古城废墟坐落在较高的土岗上，一般而言这对生活在城中的人取水并不方便，不仅距阿什河有一段距离，土山上无泉无湖，运水上土山，尤为不便。对此，专家们对当地的地理变迁进行了研究，发现阿什河下游的这一带在两千七八百年中曾发生过地层错位等地质变迁，荒山提升，故而形成了今天的地貌。在两千七八百年前，当居于此地的“哈尔滨居民”选址造城时，肯定不是今天的地势。那时，取水或到阿什河中捕鱼，一定是相当方便的。

在中国成千上万条河流中，阿什河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而阿什河的支流海沟河，更是一条极普通、极平凡的一条小河。然而，就是在阿什河及其右岸支流海沟河两岸，却在公元 12 世纪初崛起了一个杰出的民族枭雄——女真人完颜阿骨打。

女真人的先祖，可以上



知青公园内的荒山嘴子旧砖窑博物馆 汪恩良摄